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八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二十六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七

覽古

登臺賦有序

晉陸雲



中叅太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宗替乃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詞而述業兮乃啟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城

而遂濟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盼瑤軒流目綺寮中
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疊疊兮望天畧之蒼蒼歷
玉階而容與兮步蘭堂以逍遙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
房之迴飈頽響逝而逝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榮而
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逶迤邃宇玄芒深堂
百室層臺千房闢南牕而蒙暑兮啟朔牖而履霜遊陽
堂而冬溫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蛇於潛室兮鷺鳳
矯翼而來翔紛譎詭於有象兮邈悠忽而無方於時南

正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曜靈西墜暑乘陰而增炎
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瓊宇而情廡兮覽八方而思銳陋
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鵠之蔽芾仰凌眇於天庭兮俛旁
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
毫末兮崑崙卑乎覆簣於是忽焉俯仰天地既翕宇宙
同區萬物為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
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連觀於無形兮今何求
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徜徉朝登金虎夕步文昌

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綦曄以披藻兮椒塗
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馮虛檻而
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
登之有情兮惡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兮悵將逝
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啟而雲
升逝運靡其如頽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
兮跼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禪清
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為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

土之黎彥欽哉皇之承天兮集北顧於乃眷誕洪祚之
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韓王臺賦

有序

晉孫楚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
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
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邯鄲之叢臺
陋楚國之章華邈峒嶺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

觀弘敞層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
角鳥鳥之聲蛾眉戲白雲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脩袖
而容與

登姑蘇臺賦

唐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
覆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
宇之基為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
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終夫差以極武

左與勁越同壤右與強楚為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
畧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讐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
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土累以臺
高宛嶽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峰或倒影於滄浪
之水悉人之力以為榮觀厚人之澤以為侈靡斯實累
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俚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
盈則匡善敗由己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劔若涉川今
無梁以為棲越以求霸卒見秦吳而受殃客自南鄙觀

乎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目於寥廓曾歸然而
參雲聽逆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為羣高天放曠平湖決
潏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鴈於海風嘯寒鷗於江雨
況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亂秋思美人
兮何處獨懷邦兮遠遊彼名遂以身退顧與范蠡而同
舟東吳王孫有睟其容因少為唱曰中心不必兮子胥
何為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
垂釣於江湄高臺旣傾夕露沾衣感蒞國之不及冀來

人之與歸者也

姑蘓臺賦

宋 崔 鶚

崔子勸學少間與客游於橫山之下有臺巋然出於羣
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荊棘為之蒙翳麋鹿為之迴環
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
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起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
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鄰越之貢竭全
吳之力千夫山吟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建立

佩茂苑於長洲帶濬池以朝夕自以為天下之奇觀也
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壁之楮
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
抵其上之絕嶺快四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
水澄澈其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宮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
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九曲之逵至於興樂
有城玩華有池走狗有塘鬪雞有陂猶不足以克其欲

也又侈斯臺以為娛嬉嗚呼雕楹鏤檻者丘墟之幾也
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衰瓊室考而商
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
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醪醺賦珍羞置酒若淮泗
積肴如山立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
膽方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
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仆鼓忽潛
軍而夜濟是以橫塘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

之築未乾而勾踐之城已距於咫尺矣詞未竟客悵然
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蒼煙兮滿目舊事兮飛
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鑒於遺臺

古銅雀臺賦

唐張鼎

伊昔三方列峙惟魏宅中五都分設因鄴為宮北走邯
鄲燕薊南馳鄴衛河潼於是聖武欽若啟戎締經國之
初構立濟世之元功受命而創洪業取威而定羣雄土
德王始矣靈告終天滅漢歷國封魏公黃星徵於分野

素秋建於茅社諏良日兮御靈壇坐千乘兮馳六馬錫
彤弓兮張海外受金印兮安天下不飭不美無以壯哉
營宮營室是為王者乃倂梓匠掄瓌材伺農隙悅子來
六府垂象制文昌之廣殿百工獻藝造銅雀之高臺壯
閭闔於昭回軼沆瀣於煙埃俯臨而漳滏水合仰觀而
宇宙天開返道截梁兮漫延紅移縞壁兮徘徊連雙闕
於日表飛累榭於雲嵬岬如五岳干霄而岌立對若三
山出海而崔嵬金雀踞薨而欲翥玉螭盤柱而將迴召

詞人於華屋留舞客於瑤杯登高必賦無遠不該泊乎
鞠旅邛笮反旆咸洛雖納漢以吞江終顏山而擠壑遷
神於建始之殿返葬於壽陵之郭慷慨遺文淒涼舊閣
罇盈玉座燈映蘭幕婕妤妓人鼓舞歌唱當春月而朝
臨悵日暮而西望見松栢之成行愁歌舞之相向異哉
戰雖必克愛亦有捐戰可以力勝愛難以威全撫四子
兮魂斷念六宮兮涕連何壯圖之天闕而閨思之嬋娟
紆曲念於弊履昏盛德於繁絃非達人之所擊豈至尊

之宜然歲月其除君王安在出入三國芟夷四海號謚
殊徽質文異彩及石氏之謀帝位高歡之竊神器雖脩
舊而增崇竟移時而改代銅龍噴水似落九天金鳳銜
珠終淪五綵我君遑遑行指鄴旁弔古太息馮高獨傷
東郊道兮蕪漫西原樹兮微茫露窟吒兮泣蒼蘚風蕭
梢兮悲白楊妝樓歇豔畫閣銷香陂陀巖岫歸荒摧藏
井幹滅兮有遺甃殿垣毀兮無華構但見秦秦蒿棘生
復看鬢鬢饑饉關雨嘯幽幾月哀離狖宿莽撐骨危巢

覆轂平皋晚兮拱木生寒紫陌昏兮黃埃奪晝人壽幾
何留恨日多追士衡以投弔效明遠以作歌歌曰銅雀
蒼蒼對古趙清風切切有餘悲試憶望陵三五夜便是
西園明月時

銅雀臺賦

元 郝經

天斷漢結誕植姦孽董則顛而袁則揭曹氏猖狂銅雀
魏業阮崑崙閉孟門巖三臺見三山截霓斷雲縵重楹
而走六龍折角徙覺頡地頑空碧甃金鏐直外隆中壯

天骨柱天崩激千里而怒長風如此之富如此之雄而操之心猶未充俾漢之天為曹氏天漢之國為曹氏國漢之民也曹氏奴漢之臣也曹氏隸漢氏之宗廟宮室燼矣而曹氏之列屋長門美矣漢氏之庭寡婦悲曹氏之庭媼與妃聆義聲觀義旗孰知其非而操之心猶未涯既立海移山分辰幹斗負漢鼎而入魏宮結漢網而維魏臺則丕也拜表植也拜章權退備隱琮降表亡不愧漢霍光自比周文王四顧無人虎踞而鬼張忌赤壁

之辱誦明月之曲笑吳蜀之僻隘鄙桓文之局促乃上

重臺入雙闕慨雄姿鼓高節燕歌兮玉糝塵趙舞兮風
翻雪望二喬而不見怒孫劉之未滅謂我翼莫吾禦我
角莫吾折彼神器入吾手孰敢撤而裂之哉曾不知此
世此年守漢宮者孤兒泣血守魏宮者姦雄倚疊也一
旦懿不忠國昭不義扶濟戈投車龍悲鼎湖則銅雀之
富魏宮之蓄賊規盜模一為晉所居嗚呼天既不有漢
而魏復當有天使魏有天則魏之為魏亦昭然矣奈何

魏反不務可作真帝逼君而生拱北以漢臣欺世而死
征西乎噫欺人者不自見己不欺人人不欺己魏欺漢
作是臺而不能居晉欺魏獲是臺而不能保臺乎臺乎
果孰居乎不欺人者其永居乎

銅雀臺賦有序

元劉詵

建安十五年曹操作二臺於鄴高入雲漢其一治銅為
鳳凰置馬因名銅雀黃初元年操死臺成未十年計其
馳騁兵間觀遊之日復幾何哉遺令嬋好美人朝晡上

脯糒朔望作妓樂世以操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畫家事傷於纖悉乃平生姦偽死見真情為其心之陋也或者謂不然以為遺令藏其所大欲而徒及家事乃操之微意實為漢賊而身享漢臣之名此固足以窺姦雄之心然愚以為操之不遜顯白於世久矣求九錫備儀扈諷陳郡董昭以勸進特以清議未泯遲之歲月間耳不謂不得逞於隴漢歸未及洛而沒蓋平生心事竟不得遂故流涕不自制而寄愛於幼子少妾焉觀其欲嘗設

妓樂及使人嘗望西陵不能割生前富貴如此而肯為
盛德事乎陸士衡以為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斯言得之矣使其未死彼固不能忍以待其子也又豈
孔北海荀文若之清議所能劫哉作銅雀臺賦

出相州以西驚兮澹落日之榆堤青山如浪而四走兮
麥田田而陵陂飛鴻去而杳杳兮寂人家其掩扉荒敗
礫之草生兮為銅雀之故基問興廢而下馬兮故老告
予以不知嗟阿瞞之鷹揚兮偉一代之雄姿以迴天倒

日之爲力兮果何強之能支攬英豪以自翼兮才各適
夫所施每磨盾而作檄兮亦橫槊而賦詩由意氣之溢
出兮傲甲兵而笑嘻搜六合之名材兮起銅雀之崔巍
俯雲雨之在下兮招飛仙而遇之高鳥度而畏金碧兮
行人睇而愁思歎絲管於天上兮天風散而浮雲悲席
不溫而介馬兮曾登覽之幾時哀短日之不待兮徒以
施乎總帷執姬侍以荏苒兮又孰知其雄心之獻歛以
愛子而託人兮彼豈願於崦嵫盛妓樂以媚死魄兮固

富貴之未忘豈不知在其子兮誠一念之未償奄天運
之至此兮銷平生於哀腸嗟後來之議論兮舉不究其
所藏慨睨鼎之旋踵兮曾不如獅子之長西陵瞰乎高
原兮莽疑塚之蒼蒼高臺落而為土兮曲池咽乎蜚蜚
獨遺瓦之在人間兮尚磨涅而不忘論斯人之自樹兮
固其功之孔隆何羣雄之蛻起兮由立已之未公譬吾
身之來盜兮又以摧盜而為功矧不可以控搏兮未若
秉乎厥衷耿予心之躊躇兮託餘悲於林風

銅雀瓦賦有序

元 楊維禎

金華劉仲車得是瓦於里毗體半存且廢復完以膠漆
背有銅臺字左右篆銘有涪翁記云父城王文叔為涪
川守得此於深水允謂古匪謬故予為賦之

客有陶唐氏甄名來自鄴下與會稽褚先生論交先生
曰子辭高而卑去合而分偃傲雨露讒避風雲將涇泳
聖涯噤嚅道真其出處得失之大故亦可得而聞乎甄
曰唯唯惟漢建安大將軍操挾天子威芟夷羣盜瞻彼

雒京宮室咸燒燼茲鄴土新厥層構殆將追始志於譙
東談詩書而訓甲冑也予泥塗之人稼穡是利大鈞有
造適用於器以為太柔則坯太剛則甗和我以丹鉛濟
我以火齊不剝脫不砥礪而出我於成削繇是躡雲梯
登金雀翼觚稜以峙峙軼埃壘之混濁與燕黃金以爭
高吾之承魏恩者亦不薄矣先生愀然曰與柱而搏寧
直而蟠蹈海絕秦耕野傲燕彼卧龍所不事石羯所不
為非許月旦所評之姦乎予不登明堂上靈臺則已而

何立鼎峙乎中州冒九錫於其間凌霄漢其若此故不
如監門而抱關甄曰馬旣負乘雀亦告災嗟我駕侶碎
礫飛灰有幸不幸璜沉璧理解予逃難謾何取材陵遷
谷易甘遯不諧越八百其歷而起我於深水之涯太守
拾遺如獲渭潭太史審衆如見傅巖青黃溝斷律呂爨
焦千年瓦礫一日瓊瑤陶弘通譜撲滿絕交歛衽包羞
端眼獻嘲直筆如杠斂鋤淬鉞泓然所藏咳唾成章誅
姦不死發德彌光非吾斯文之一大昌乎先生啞爾曰

大節一折萬事瓦裂雲斬其佞蘇泣其別吾子既創高
危宜悟明哲毀身削名埋照食漂又何聘几席之貴資
筆削之直老忠義之研磨將何辭於孟德子殆為銅臺
之罪案於穎獨無泚而面獨無墨乎甄色如土不敢作
聲扣之復鳴曰甄實頑鈍未周規矩多壽斯累懷璧而
賈閔西陵之傳舍僅四紀而弗有舍金華之仙伯復流
落乎誰手忽暗投乎渠儂孰為齷而為玖分甘與破甑
同棄而老甌同朽投膠漆以自堅又為卯金氏之友也

先生蹙然曰汝補漏於一方孰與同文於天下也賣恥
於故國孰與尸解於九土也取弔於騷人孰與忘言於
老圃也義士絕餐孰回西山故侯不名孰奪東陵為子
計者野雞拔尾林鹿闕聲又何起缺足於半士志折脅
於客卿魏既失之而弗能有黃既得之而弗能留自謂
求田而問舍又崛強而依劉徒知三獻以為寶未知一
毀而解仇者歟已矣乎噐以名而累形兮名以盜而亂
實非夫人之具眼兮孰封黥而謝筵豈擲地而金聲兮

猶未忘於瓦礫削款識與瘞文兮庶還初而返質甄乃
蹙然而起退而徵中書生紀先生之纂述

三臺賦有序

元許有壬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三臺
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詠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辭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途無長泥庭有積
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
醞從白眉之佳客乃度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

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巖薛
者乎冰井峙北金鳳距南銅雀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
者振古所慚欲祛我銜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
陽子曰嘻昔有途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
喜劉蹶則顰蹙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
而履其地因其迹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
之生姓不自知由嵩已冒夏侯何稽舞戟御捕啖葛如
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河之

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
爾乃劫遷乘輿地尊天卑彝倫攸斁大廈以隳及乎袁
尚旣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
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
筭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鰲戴雙闕
鳳飛連薨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
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
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

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諷咨登蒿能賦
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
冲弱之季豹顧婉變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
漣漣痛富貴之長遠遽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
幾許之總帳要脯糈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
造履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橫槩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
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蓋默定於主鬻鎖諸
嬪於幽閨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

愴霜鴈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
其聞不聞事往迹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
欲媒蘖萬年之為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
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為趙燕韓魏齊之張本因之增
侈重困乎吾民幸疊嶂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
子效小兒之顰蹙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胃
中之醜名且以酌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
子以為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

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貫矣然誅則以心論言
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
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
乎醉眼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唐張式

燕昭以齊魏黷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
遑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嚴以示懼中慷慨而不
平欲羅天下之彥總海內之英爰築臺於國以尊隗爲

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
謂求覽之不顯苟白駒之可繫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
為己則以奢設以為人則為善岌然既就赫矣斯存象
徘徊於前殿色晃朗於朝曦人所貴惟金我以為土時
以士為賤我以為尊誠列辟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
銅雀創於鄴都陽臺起於荆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
奇而盡飭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總帳
徒愴淫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

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於
茂樹魚自躍以深淵臣亦效誠於大國人遠誰仕於弱
燕所謂興亡必繫於賢哲勝負寧由於衆寡庶斯焉而
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媒而
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騁驥然則賢為強國之器
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濫觴之自異乎哉
歷萬古而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無郭隗之才
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一士雖微必禮

之而後為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誘之以利不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以道意惜臺平而事非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以殊禮釣士克昌其功為韻

唐獨孤授

戰國之分裂寰區境削兵抑者不惟燕乎昭王乃卑身以勤德懷霸業之遠圖伊取士之或異及成功而莫殊抗珍臺而臨碣石廓賢路而走幽都表之以高居尊之以厚禮曷云成土木之弊適以備股肱之體於是雲竦山峭穹崇竄窳架塊圯以上馳飾金寶以內照泛易水

之浮景蔭尾星之垂耀是為層構臨而時傑臻亦猶甘
餌懸而巨鱗釣展禮於此感之在彼降其尊以奉其卑
豐於物而薄於己臨燕薊之衆目傾齊趙之奇士士之
得可霸其將四海有焉士之失且亡豈直千金而已然
則作為臺館實耗財力始若勦人終能肥國宋歌澤門
以歸怨燕尊郭隗而耀德苟順動而若斯尚何求而匪
克義積道光聲馳風揚羣材並用墜業乃昌屈於一人
以釣士則開霸而圖王侈於一臺以釣國則兼大而稱

強誠異虜其臣而必弊瓊其室而是亡且惟臺則沒矣
代如何其繇邈千載蒼茫一時孰為來者曾莫嗣之國
是其興鑒黃金之豈怯賢如可得下白屋而寧辭故九
九之術不棄齊桓以成功善善之道克廣燕昭以垂風
用能首五霸冠七雄抑未有為國而失士可據盛烈於
無窮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唐韓徹

伊君有燕國隘朔邊當昭王旁求致理遇郭隗自舉推

賢乃曰人思爾得禮由我先既築高臺所損者寧辭百
鎰斯為下士效死者何啻三千苟柱石之來助冀土宇
之獲全原夫累土足階披沙何損勢迨迨而迴出價洋
洋而彌遠寧同戲馬興誘勸以立基有異思仙得富強
而為本爾乃經營是設積思方成敬危既差於九仞委
棄自多於一簣潛思潤屋之謀寶不足貴遠得利國之
術賢豈能輕所以士因臺而取重臺因金而播名振一
時之德美傳萬古而風清是則厥狀足徵斯義可考孤

峻上符於臣節崔嵬下瞰於王道將昭千乘繼文侯忠
良為心未敢一言得李布誠信為實所謂南金置而非
重北方倚而自強來側陋以畢至歷磴道而可常乍激
天風還如擲地之響斜臨都邑更同懸市之光想夫典
刑有準聲教可則若周室之稱靈似殷鼎而在德穹崇
可仰權謀實自於一夫綱紀更張威刑遂加於四國豈
比夫銅雀美於魏日章華侈於秦時顧凌雲之小者何
積瑤而方之今與燕非匹惟唐接踵康衢絕扣角之詠

仄席無築臺之罷顧斯賦之至微安敢為重

黃金臺賦

元 楊維禎

懷美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黯雲
蕪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松栢兮度
材孔良載揀載掾兮厥土燥剛上千瀕洞兮下鎮鴻龐
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之改觀兮聳具瞻乎四
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聘士之皇皇嗟甘棠之子
孫兮胡崎嶇於蠻貊鍾噲之之遺禍兮受強齊之控扼

嗜若琥虎兮威若雷霆塞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
輕弔遺黎之疾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奮兮
庶國恥其可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
於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續龍媒其奮趾劇不召而自
至今鄒聞風而亦起毅委質以駿奔兮爭來輕於千里
蓋一誠之感激兮固非黃金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
城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於臨淄兮迫窮
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鼎返於厝室洒九京之

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瑤之
臺以侈亡雲夢蕩乎游盤兮姑蘇鴟乎內荒戲馬鄙於
剏印兮銅雀泣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神明與栢
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羅列垂棘兮錯落玄圃國士
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之慨慷去
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望碣
石兮山峩峩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何在招
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磋高臺之風兮不可磨

金臺賦

明劉定之

眇平野之坡陀鬱孤臺之峻起無置金之遺藏有定鼎
之雄峙匪偏安於一隅實建極於萬紀但見夫天垂蓋
以覆遐荒日碾輪而行高軌臂太行以右盤面長河而
東委參差繚繞萬雉之城兮附以民居之蜂蟻嵯峨巖
業雙鳳之闕兮守以周廬之虎兕煌鉅晶熒樓殿之入
雲兮盡交疏而結綺玲瓏雜沓車蓋之滃霧兮悉紆緋
而衣紫悵勝地之靡常兮今既足以踰初而賢哲之總

會兮彼亦奚能望此偉燕昭之好士兮亦戰國之賢王
思攬英而結俊兮期財富而兵強崇九仞以立館兮傾
千鎰以承筐是宜其效用盛而垂烈光然吾考其所就
兮豈桓文之敗方彼郭生之自舉兮幾銜玉而要價紛
羣豪之踵至今咸越國而命駕信望諸之材武兮宜取
威而定霸奚君臣之齟齬兮事垂成而狼藉使玄社之
弗競兮陵夷衰遲終不免於督亢之畫較其所建立兮
亦不足為管晏之亞噫嘻兮可遠想而長嘆哉光岳之

合而分分而合英雄之生而死死而生幾虎爭而龍鬪
幾鴉噪而狐鳴金臺兮頽然礙朔風映夕陽藤蘿挂苔
蘚荒以闕此世之茫茫迨夫道泰時寧乾清坤厚堯舜
文武於焉握符闡珍周召皋夔於焉鳴玉曳綬德與臺
尊業與金富而凡觀光之士擢秀之魁皆欲依日月轟
雲雷豈但使斯景託摹寫丹青之手吟咏宮商之才也
哉

問津臺賦

唐鮑防

惟歲臨乎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沒路隅
之荒榛側聞夫子於此問津敢問夫子何負於人栖栖
夫子魯不容身乃泣然而出涕聊託辭以自申玄黃之
初萬物為銅形象既著造物無功匪伊無功不宰其中
禮樂之初崩壞未正詩書既出夫子無命匪伊無命不
耀其聖向使魯同季氏齊等田常貪浮雲之不義忘
夕露之瀼瀼豈無十室之邑亦有三家之堂奚自衛而反
魯每困窮於路旁浩浩其天茫茫其野近不見於文武

遠不逮於虞夏彼通津與直道故無得而知者已矣夫
子時乎時乎進皆鳥獸之羣退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
大澤荆棘穢其通衢撫川陸之嶮難憫人世之崎嶇方
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
昏濁而遂亡永追想於遺迹遂投弔於寒荒

望思臺賦

唐
陳山甫

漢武帝以惑亂生聽衛太子以危疑出奔始誤讒諛之
巧長遺覆育之恩高臺有揭悔過無門我我九層已斷

興哀之目眴眴千里不歸幽憤之魂嗟乎望以窮高思
以及遠為父之慈靡及恨而莫失為子之道既乖慙而
勿反當其版築初設土工聿脩旁窺日轉下視雲浮所
以取其遠無不鑒近無不周導宸衷於瞻望表玄思之
殷憂豈比夫栢梁為耳目之翫通天窮汗漫之遊流盼
無涯增懷永久意來思之可待念追悔而終不事殊子
飯空引決以自傷跡異申生諒為孝而何有悲夫見危
致命有去無歸誠一朝之念斯極豈三年之恩可違於

是跨層高之杳杳屬遠思之依依俯海雷之音常思出
震仰列星之象猶戀重輝豈知登臺有悼往之心陟岵
無懷歸之歎曉光東上含萬恨而意深暮色西沉向四
隅而望斷徒勞乎積財厚地累土長空想迢遙於玄圃
悲寂寞於青宮鑒失聰明將後悔而何及臺高雲漢自
貽咎於無窮原夫義絕君親禍由臣僕致兩傷於疑忌
在一言之所黷是臺也可以申鑒於後王豈徒處高而
縱目

望思臺賦

唐蔣 凝

路入湖邑臺名望思幾里而雲瞻累土千春而草沒餘
基仙掌一峰遠指江亢之事黃河九曲旁吞武帝之悲
昔者漢祚方隆皇綱失理因坐蠱之事作有讒邪之禍
起宮中既得其桐人臣下皆疑於太子龍樓獲謗方儲
副以難明鳳閣無恩遂出奔而至死保傳徒爾園陵在
哉千秋感悟萬乘傷摧齊誅子糾以無道晉殺申生而
可哀於是憑大野築高臺目極心存知繼體之何在天

長地久庶招魂之一來緬彼沉寃登茲極望英靈無髣
髴精魂立隴有蕭條情狀見舜井以咨嗟念羸博而惻
愴煙昏日慘全非望月之中鶴唳猿驚不在通天之上
嵒嶮崢嶸何裨死生非唯滅天性害人情抑亦傷國體
敗家聲臨百尺以凝眸終天曷覩向九重而含恨何世
能平雖然事出妖訛姦生結構宜北闕之聽君命奚東
宮之有私鬪子臧在側斯人比鄭叔何殊商洛非遙此
事亦芝翁不救徃昔於今陵高谷深遊鹿而征人舉首

悲君而逋客傷心曰子曰臣可念茲而誠勵為君為父
宜到此以沉吟且王者為域中之大太子是天下之本
何周公之不法而秦相之可損吾欲碑戾園望苑使有
家有國鑒此臺而不遠

傷望思臺賦

唐陸贄

桃野之右蒼茫古源草木春慘風煙晝昏攬予轡以躊
躇見立表而斯存乃漢武戾嗣勅命地也然後築臺以
慰遺魂吁自古有死胡可勝論苟失理以橫斃雖千祀

而猶冤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耄及浮誕之士疊至
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競入忘嗜欲
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因將搜蠱以滌災縱庸瑣之姦臣
嫌何微而莫售冤雖毒而奚伸構儲后以掛殃引具寮
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克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姦
邪之是誘俾冢嗣而罹咎彼傷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
有嗟爾戾嗣盍入明以見志遽興戈而自棄諒君父之
是叛雖竄身其焉寘嗚呼一失其理孝慈兩墜不其傷

哉夫邪不自生釁亦有托信其讒興御則妖作恣鬼神
之愆變實人事之紛錯故子不語於怪亂道亦貴乎淡
泊蓋為此也水滔滔而不歸日杳杳而西馳時經往今
莫追人共盡兮臺隳榛馬奔馬俾永代而傷悲

思子臺賦有序

宋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也與其弟
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學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覆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係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類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今又將覆劉氏之宗問漢武之多忌今謂左右之皆戎
殺陽石而未厭今又瘞禍於宮中徂君王之好殺今視
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今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
之淺謀今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今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今天下具孰吾容苟遁死於泉
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沉冤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聊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己矣之不諫。魂甦甦兮，其歸未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敗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雉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二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

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
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
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
其地耳泉咫尺而不通兮與武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
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
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
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
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

讒而殺子暉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
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建元
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
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
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
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
為符惟孟德之鷙忍今以嗜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
今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今然後知鼠輩之

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為
戒也故於末而並書

釣臺賦

東朱翌

導桐川而西驚發清興於孤蓬覺水石之益隘疑滄江
之路窮入壺中而天高渺煙霧之溟濛三老刺灘篙絕
力殆猶蹈香林八節之峻而驚夫呂梁百步之洪也循
江而上古木千章山如掩屏水若奩鏡雲氣往來而舒
遲竹松堅瘦而鬱蔥遠而望之物象之平淡豐腴也其

下必有石蘊奇璞淵涵夜光不然隱士高人之所棲止
游從者邪忽兩崖之對峙摩萬仞之蒼穹舟人指而告
予曰此漢嚴先生子陵之所從釣魚者也罷漿落帆淪
湯注茗再拜三奠顧瞻千古之高風昔西京之中微動
新室之饕餮興封豕長蛇恣啖百姓百姓之怒盤天糾地
無以挾其憤憤之曾偉白水之真人忽乘龍而馭雲傾
天河而洗六合回炎厯以再新天下定矣橐矢橐弓垂
衣拱手晏然端居於九重思我良友未知何之披羊裘

而釣於澤中者是耶非乎安車前道玄纁及門三聘而
來握手道舊考文叔之心猶非天下之至仁也四五年
間沐雨櫛風親冒矢石躬擐甲冑則亦貪夫黃屋之至
尊樂夫天位之甚崇取神器如此之力又安肯捐天下
以與賢故其曰使真成帝尚不可得其視唐堯許由固
知必不能同也下而三公之位加以大國之封與絳灌
以並列則吾將乘桴而入海又安能俯伏跪起來縛以
黼黻華蟲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枕膝且臥而文叔不

曉聊加足於帝躬在天固以為客星矣下視世間亦聚塊積蘓爾時出光景不意驚動夫漢庭諸公也惟彼東南有江有湖有龜有魚放意煙波之外吾生蓋已有餘矣風晨月夕竿線在手不避世以為高不鍊形以為久優哉游哉深入鷗鷺之羣而得計魴鯉之數也有磻溪之老人以垂白之衰容顧其釣而莫釣特見夢於非熊使文王開丕顯之基並十人經濟之忠豈先生之好異蓋不能作偽於書章教民以相攻也嗟世路之愈迫悵

卷一百七
弋人之慕鴻終結茅以為鄰日香火之是供清泉白石
聞此言於樂天曉猿野鶴計不怨於周顒也

釣臺賦

宋 滕 岑

有磐其石屹雙峙兮石形如壇匪層累兮萬木森森衛
其址兮其上圓廣平如砥兮高摩雲霄下臨水兮仰者
目眩登者悸兮問開此境伊誰始兮漢士光名莊其氏
兮後易以嚴避國諱兮中原俶擾身轉徙兮愛此山川
遂家此兮二石乃其所游止兮釣以寓意非垂餌兮維

時矣運偶中否兮真人起握天子璽兮掃除六合清無
滓兮搜巖剔壑求梓杞兮棟梁之負歸器使兮先生實
為天子友兮物色尋訪得之喜兮屈帝之尊與同寐兮
庶幾吁俞肯共理兮翻然徑歸隱幽邃兮我則棄彼非
彼棄兮嗟哉先生此何意兮自漢至今孰可企兮相彼
影附權與勢兮蒲服奔趨比奴隸兮睢睢盱盱希唾涕
兮舐痔得車而不恥兮矧夫故人登寶位兮談笑可得
富與貴兮澹如不聞亦不視兮與世相去幾萬里兮紛

紛稱頌高其節兮猶以光明舉日月兮晏庸議其處與
出兮無異井蛙談溟渤兮先生二言在簡冊兮其言千
載猶煒燁兮懷仁輔義天下說兮阿諛順旨要領絕兮
人佩此言比環玦兮始能無愧於臣列兮此而不知餘
何說兮舟過臺下來弭楫兮身為聲利所羈縲兮欲持
何顏見像設兮客星煌煌在天闕兮塵土胡為溷其潔
兮汝自顧泚腸內熱兮

釣臺賦

宋 徐夢莘

釋扁舟之維纜兮爭嫠女之長風循蘭皋之東駛兮先
翦日之飛鴻忽重山之效勝兮得子陵之遺踪羌舍舟
而徑造兮歷釣臺之穹崇昔岌嶮以對峙兮面馮夷之
幽宮四無人之深邃兮白雲簇而晝封故先生之釣此
兮晚鐘鼎於鍼鋒觀昔人之棲隱兮豈誠心於避世排
天門而無豐隆兮遂垂翅而遠逝苟左右為之梯級兮
紆青綸而焚芟况故人之龍飛兮亟攀鱗而掉厲眷文
叔之久要兮握赤符而御人託儀容以搜訪兮兼物色

之可循幸羊裘之一來兮略陞楯而情親雖紳笏不可
以羈鞅兮亦振鷺之為賓何倏來而決高兮堅素履而
莫臣豈仁義不我與兮卒卷道以周身抑黼黻非所好
兮寧擁蒲以自珍吁吾知先生之有道也始丈叔之謹
厚兮實姁姁而多愛擲一勝於乾坤兮爰羣雄以如芥
視天下之莫我撓兮遂哆然而自泰彼馮敬通之賢且
碩兮妄一眚之為外惟三公論道以密勿兮東以吏能
之煩碎阿符讖以自詭兮漸正道之蕪隘非先生矯厲

於逕庭兮孰祛夫帝心之用大故以吾身為準兮渺浮
雲之不留視秕糠於富貴兮若將浼而焉求視負賤之
驕人兮非勢利之所讐加予足於腹兮不少跼於昔游
欲帝知先生之不屈兮則凡有德者不可媿儻凝量而
不愠侮兮庶兼容於九州非先生之要漢兮實為漢之
遠猷肆觀層臺璀璨何久豈金椎之益固由高風之不
朽歷漢唐之千年配不刊之岡阜彼章華與姑蘇非不
高而且厚曾歌舞之未終紛狐兔之交走雖物理之成

壞端夫人之自取嗟予行之未已冒名利之塵垢仰先生之清節覺予形之甚醜將洗耳於寒瀨酌叢祠之杯酒借先生之竹而坐先生之臺殆與之相為先後

釣臺賦

宋 陳巖肖

泛富春之極浦過桐君之所廬山環翠而繚繞溪瀉練以縈紆平林絕岸或斷而或屬朝霏夕靄乍歛而乍舒湍聲激煙峙之下嵐色貫雲岫之隅忽一峯之森然鬱蒼蒼而倚天粵嚴先生之舊隱聳巨石乎雲端踞此磯

而坐釣抗斯志於當年高風作塵不可幾及今遺踪逸
躅至今而獨傳方其披羊裘於澤中今甘肥避而自悔
光武物色而聘之今逮三反而始至吐危言以戒侯司
空今不改狂奴之故態傲萬乘而恃故人今動星象而
罔有愧竟拂衣而去之今卒老於丘壑而不悔惟卯金
之中否今賢哲括囊而遠逝暨真人翔於白水今爭幡
然以赴功名之會何先生之遠引今了無意於斯世豈
時君之不可輔今似立志之近隘稽往牒而知其心今

蓋有激於斯時嘗欲懲西都之弊兮遇功臣之禮或虧
課三公以吏事兮繩之法而示威輕轉易其守長兮聽
謠言與單詞近臣或拙撲牽曳於其前兮蹈矯枉過正
之非朱浮鍾意之屢以為言兮咸納忠而盡規宜先生
逆料其必然兮抗高節而豫警之遂律貪而立懦兮共
扶漢祚而不遽衰也昔渭濱之釣璜兮釣功烈以輔興
王之基闕里釣而不網兮釣道德以垂萬世之師濮水
釣而持竿不顧兮釣高尚以遠塵俗之羈兮先生亦寓

意如是兮釣氣槩而挺然不可隳也遂倡東都之士輕
外慕兮俱耿介以自持也則知聖賢所遇雖殊兮其特
立以表世者舉非偶然而為也故此屹然之釣石兮千
載聳觀瞻於桐江之渚也

釣臺賦

宋 范 浚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
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
先生之遭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恠餘分之孽虐兮方悖

道而窮威率誅忠而任殘兮紛紛亦車之四馳蕩三綱
其弛絕兮誰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於
淪漪值赤符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
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
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
市之忸怩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荃不
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譏視蒲車之來思兮類被
毀而遭非蹇儒仲之耿耿兮繫俗黨之貽訾伯兄願脩

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讒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為
乎遭迴寧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意先生
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躡
由邈儼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
何千萬年激頽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釣臺賦

宋程秘

予與客泝富春之流入新安之區舍舟即山將遊乎嚴
子陵之釣臺客曰詩詠考槃易嘉肥遯洗耳波長嚼薇

味在或荷蕢而歌或濯纓以喟或彈北窗琴或負南疇

耒或逃去無名或歸來適意或託以酒狂或隱以詩貞

或膏肓泉石或生死絲綸今昔之士何啻千百輩卒與

微塵斷梗以俱湮而子陵標榜獨到於今耶且吾與子

幼而學壯且行之莘野磻溪翻然來思而又烏取乎隱

者之所為乎予笑不荅客亦不言遂相與攀蘿側足登

乎釣臺之巔拂蘚磴以危坐訪幽蹟以遐觀壁立巍巍我

之石下接魚龍之淵險萬折而忽平逼衆緯於曾關其

旁則重巒複嶂氣象紆環雲魂霧魄棲舍其間鳥啼晝
靜泉落洎洎古藤曲蔓陰森夏寒怪木千章天矯龍蟠
幽壑噓風空江浴蟾其下則萬頃寒濤起伏奔翔擾擾
層波三軍騰裝川后怒靜素練拖江日薄沙晚風帆浪
檣一徑接溪草綠汀長維時秋也快清風之颯至喜晴
天之開碧瞰危崖而笑語起老蛟於淵蟄頓足望乎八
荒使人飄飄然而氣逸於是解瓢酌酒晉爵於先生曰
嘆哀平之不弔兮人人嚮漢以求官與天子有廬江之

素兮乃老百年於釣竿山林鼎食各有意兮未易論古
人於形骸之間既而與客醉卧於石舟人驚報潮來船
發

登釣臺賦

明
王世貞

己巳之秋季月稍魄余所偕邁者金華括蒼之伯指桐
廬下建德芊眠衣雲嬋娟繡壁飛湍激流千丈縹碧澄
渟皎鏡下數白石於時鴻濛就冥鷗首忽辨桂輪少虧
金波騰絢恍見一峯縹緲於空裔連岡浮淩而拱獻森

慘厭應巖阜回緬洪濤鼓兮木末流泉激兮石間中宮
叶商拊節迴環余所停憩二客解顏舟子指焉曰此故
嚴光先生灘也余乃野憤而楚服盤跚以前挹寒漿兮
靡椒薦素琴兮無絃追夫一介之賤微靈誠感而燭天
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年雲臺燼颺原陵蕪煙
富貴身盡聲華代遷孰與先生宇宙長鮮嗚呼吁嘻彼
夫赤真中晦紫閨未窮兵起東郡節殉二龔庶幾君臣
如日麗空妖新截蜃白水興龍藉匪先生君德疇隆土

行重倫立賁驟穹萬歲千秋穆如清風絀纓琴珪以匏
余躬再拜而退二客是從未既忽有歌聲起於蘆際天
眇鏗厲林木盡沸其辭曰滄浪之清可以濯纓渭川釣
利桐江釣名役心成跡強性之情孰與吾漁無役無強
纖阿為鉤太虛為網冥志沕穆縱神滉朗余異而迫之
不見其處飄若一縷破東南霧而去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七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八

覽古

八陣臺賦

有序

宋

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辭曰

靄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斑斑紛棲鴈之未翔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

含鬱紆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
有人超然卧鄧南陽甚似阿衡樂未渠央感大耳之至
意姑黽俛而徂征又似子房初未有意隆準之老也及
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夜赤子忽一龍與一蛇
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下空璋孱小兒孰
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卒乘取彼凶殘中原
有孤憑陵宮牆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
相而況夫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

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貲彼丕操父子烏雀犬彘之竊食雖甚饜而不害其驚疑慙世俗之隘陋徒顧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笑於江廩

叢臺賦

金趙彥文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荒臺之故基太行車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馳伊川谷之變易兮矧人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凌空兮意神

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跡今猶有雙塔野花之詩也
噫七龍擾擾虎戰以龍爭今譬事勢於連雞或爭桑於
延敵今有以酒薄而召圍朝膏血於秦漢之草野今夕
暴骨於齊魏之沙陲翫生靈於刀几今決一旦之雄雌
得地不足以贖民之命今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
而事威武今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為未厭今又
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眺八極今俯不見蕭牆之
孕災噫翟犬之夢兆今識百年之厲階何苔華之新寵

兮晏酖毒之孔懷厭離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臺之崔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況采椽與茅階輦路縈紆以雲疎閣道行空而飲霓奏金石於雲端兮悅鈞天之夢未迴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聲哀金輿玉輦君王來其間兮左趙女而吳娃朝琴夜筑為王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採雀鷖於離宮兮豈憶熊膳與豹胎痛父予斃於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東月西驚歲華之跳丸悼興亡之奕棋歎趙國之城郭兮

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榛丘下
者荒陂狐兔穴於丘陵兮草木深於宮闈地荒蕪而獸
伏兮天莽蒼而鳥馳沈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之
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乎羽蟲之摩軌與衆竅之
翕吹也嗚呼臺向時之臺也山川花鳥亦向時之山川
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能知
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靚妝炫服臺非以為榮也
而荒榛斷址臺又奚以辱為然則文王之靈臺燕昭之

黃金當時稱賢者之樂後世為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
亡國之恥興山木之歌亦臺之不幸而強嗤且夫今日
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咏行客過之而歔歔
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今此臺閱千秋兮萬古作龜鑑
乎方來意者使一日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何負
於後世哉可弔而不咤也亂曰洪波之臺傷周舍於旣
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廉頗於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
忠魂於李牧兮不能斷讒舌於郭開係梁棟兮旣折噫

大厦兮將頽非一臺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靈臺賦

元 尹貫道

憩岐周之故墟步靈臺之遺址鬱老樹兮千尋淡寒煙
其十里王澤霽霽乎莫窮皇風蕩蕩兮未已覽天宇之
宏大撫千年兮茲土噫嘻盛哉靈臺之制作乎蓋雖後
世猶可追像而興起也想夫天啟其蒙地廓其夷高山
是甸京邑是基屹崇墉之翼翼列朝市之尊卑開皇猷
展洪規肇丕謨示無私侈一代之制作妙大智之設施

爰命太史推測司土度量靈龜食墨以協卜坤軸效異
而呈祥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占龍見而致用建昏中以
鋪張因高原隰積土為岡薦巧思兮班倕運神造兮夔
襄繚版幹之平平勤畚築之鏜鏜程土物之有等議遠
邇兮有常協羣黎之子來會衆志之是將咸鳩工而偃
事畢輸力而茫茫聳嵯峨兮中天奔岌業兮排陽混鴻
濛兮六合隘宇宙兮八荒匪計而設匪謀而良誇成功
於不日若靈異之無方爾其司程獻成繪圖奏功典瑞

呈測候之規太常詔啟行之容玉軼策驅馳之範八鸞
展和鳴之噓馳道生春輦路薰風千官擁仙仗之肅萬
姓慶呼嵩之同乃登靈臺乃望氛祲於時虞淵浴日五
嶽捧雲瑞靄穆郁元氣氤氲驗景物之休徵齊節候以
和平錦霞貫斗則四夷款塞青氣徹漢則萬寶告成將至
治之有象恢生意於無垠天顏悅豫羣從和欣載顧
載瞻迺詠迺賡瞽矇奏清廟之瑟樂工呈韶護之音匪
暇豫之是徇聊舒眺於吾情若其白鳥翻霜林之翼赤

鯉戲碧藻之鱗馴鹿濯濯兮臥莎草之翠祥鳳噦噦兮
憩梧桐之鳴觀物性之自然咸游泳乎深仁如日之煦
如春之溫如天地之造如雨露之恩妙潛享而默感爰
及乎象息而跂行然後知聖明之德積仁兮故靈積靈
兮益神囿之而莫覩其際詠之而莫可以言形也悠悠
往事得失如旅彼瓊宮瑤臺固已鞠為園蔬莽為蒿穢
雖羗髫捷老亦莫知其所矣緬靈臺之舊蹟思徃聖之
遺緒益信姬周之至德宜垂令譽於千古

靈臺賦

元 劉耕孫

攬余轡兮西往邁余邁兮岐周稅余馬兮靈臺騁余目
兮遐之遐繫神聖之制作兮固靈妙而叵測念卑服於
康田兮亶不遑乎寢食豈一臺之經始兮顧弗恤於民
力歌遺音於周雅兮良有感乎文之德美化行兮岐之
西汝之墳兮漢之涯歌麟趾兮詠騶虞龜在藪兮鳳鳴
岐馳遐思於八表察氛祲於二儀匪工築兮是耽匪盤
游兮是嬉爰始兮爰謀爰契兮我龜經始兮勿亟庶民

兮予來振百堵兮皆作殷萬杵兮春雷突九仞於倏忽
崢六合而崔嵬鹿濯濯兮靈園魚躍躍兮在沼妙川泳
而雲飛感天機於浩渺均此樂於芻蕘亦卬卹其大小
於論兮鼓鐘於樂兮辟靡駕言兮戾止寢威兮盛容八
鸞兮和鳴千官兮景從時游觀兮節勞佚溥聖化兮宣
皇風偉三雍之並建等世室而增隆眷余生乎百世兮
竊獨慕乎中古嘉聖謨於丕顯兮履周道而踵武陋東
都之制作兮僅名存而實非望斯臺而增慨兮微文王

吾誰與歸

歌風臺賦

元 劉 誥

辭有發於慷慨兮讀之千載而猶壯迹有淪於湮微兮
覽之千載而猶悲况荒煙野草僅足以泯英雄之迹而
未足以泯其志朔風枯木不足以繼激烈之志而猶足
以想其奇予嘗溯呂梁望黃樓艤舟乎泗水之汭弔古
乎義帝之域想拔山者為百夫之雄而挾義者有蓋世
之勳方喟然而未已客有諗予曰徐北為留又北為豐

又東北為沛歌風有臺炎劉之興於是乎在盍亦少游
目乎予乃涉百步之洪赴六合之役至則登臨故墟俯
仰陳迹訪父老而訊之曰茲非會稽還師慷慨傷懷者
耶酒酣擊筑令兒習和者耶茲非游子故鄉鬼魄猶思
者耶是臺也肇迹何年壘土誰手豈佐酒故人創之以
為湯沐之榮耶抑後世喜事者築之以寓懷古之情耶
戴白堵立對語率誣登高舒嘯莽蒼煙蕪嗟夫三代之
下得天下以正者孰有若高帝者乎而今安在哉方其

提三尺奮一呼風雲為之改態虎兇為之前驅迨夫歌
於斯也功臣顛沛越醢信殖豨方逸而未戢布已破而
猶逋思猛士兮晨星瞻四方兮蒿目人知其情盡乎道
舊之歡而不知其悲過乎失聲之哭雖然桑枯海塵兮
其辭猶若新也山摧石裂兮其志猶可識也啟四百年
之緒業兮皆寬仁大度之基也脫斯民於塗炭兮又豈
知榮一鄉誇一時也威加海內兮安不可以忘危也以
四方之為憂兮又豈兒女之所悲也彼沐猴之畫繡兮

曾何足以與於斯也

露臺遺基賦

有序

元孫樵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且有廢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

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於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為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

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於帝思既命
其吏校之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於萬國唯日兢兢
如蹈春水高祖惠宗肇我邦圻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
夫朕躬孰敢加隆矧糜府財以經此臺周為靈臺成乎
予來文王以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
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既攜貳王遂以死
宣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嘯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
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

去之且曰彼通天兮鞅埃壙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
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此兮吾孰知其是非

陽春臺賦有序

明興獻帝

宋大儒朱晦菴先生疏毛詩葛覃曰賦者敷陳其事而
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於言事之直而情之婉雖
不求其賦之工而自工矣屈宋離騷歷千百年無有譏
之者直以事與情之兼至耳下逮相如子雲之倫賦上
林甘泉等篇非不宏且麗然多斲於詞躋於事而不足

於情焉雖然亦豈易及哉予荷皇上恩封安陸距國之
西數十步許而有山兀然迺舊陽春臺址嘗肅官僚登
之見其山川獻秀雲物紆清誠可樂也而或樂縱心侈
惡乎莫治以圖報哉因賦其事以自儆而情之婉否雖
予亦不之知焉賦曰

赫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累大造之德基兮蕃
螽斯之蟄蟄咸明顯以康乂兮遞世王之相襲匪軌度
之式遵兮曷山川之國邑予仰祖考之丕烈兮膺金冊

其煇煌受赤社之介封兮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
成兮秉玉節而辭天王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鎮
定乎一方繫賢哲之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佳麗嗟郢
客之歌陽春兮曲竊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無
來者之風致觀斯臺之凌跨宇內兮萃羣秀其無際近
日月之耿光兮延照臨以開霽煥雲霞之精采兮煜錦
綺之相綴獻峰巒於天外兮翠盤疊如羣髻朝漢水於
沃閭兮湊萬里而迢遞卉木林林而蓊蔚兮排筭當與

松桂馴鳥獸以翔鳴兮曷禁戎人之媒孽慨崇臺物色
之舒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兮杳不知其
何心或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回君意而自沉或賦神女
而匪誕兮款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慘及黃壚兮
寧忠貞之不幸或倚秦牆而乞師兮竟免宗國於顛蹶
或強諫懼兵兮柔從君而自刎或指方城而盟綏德兮
挫齊威之矜伐要之霸不足以恃兮純王道斯無闕混
王霸之莫辨兮間誠偽之不容髮併是非以煙銷兮惟

茲臺之存控古今之奇勝兮何人事之足云惟國之有
臺兮觀察災祲而茲臺之遺兮恐盤遊而莫之禁噫非
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凜皇訓之可畏兮寅
風夜以守之侈姑蘇之彈力兮荒麋鹿之可悲美章華
之集怨兮攘衆心之悉離止九層之危兮嘉晉靈之納
諫貯銅雀之歌舞兮惜曹瞞之傾患竊獨以自鑒兮懷
惴惴其匪康慎刑德之協中兮敢違汨乎天常泯怨誹
之不作兮惠人心之矯攘屏宵人而弗邇兮親方正之

與賢良懲臺榭之蕩心兮息廣廈而講虞唐奏南風之
絃兮賡陽春以超軼歌湛露之章兮感曠澤以怡悅思
對揚之莫既兮罄予心之惓惓勉保障之無怠兮庶幾
慰九重之恩憐輦皇圖於不拔兮屹如山石之不震焉
流天潢之滾滾兮光玉牒之縣縣匹皇休於億千萬載
兮豈直一臺之可傳諱曰皇恩靈壽享封國兮臺觀奇
麗樂無極兮盤遊弗制基禍慝兮居今鑒古勉輔翊兮
恪度殫心酬聖德兮

輪臺賦

明王衡

出玉門兮千里覽輪臺之故墟望燉煌而漸遠逝張掖
以猶紆聯昆漠之外藩繫車師之攸居殷斥鹵以難籍
羌東來其焉如若夫青陽改候協氣盈疇顧塞口之猶
寒凜朔風而颼颼舉趾則畚鍤不入播種則黍稷不收
豈幅員之不足借畝畝於邊陲又如霜夕寒砧關山夜
月雖邊馬兮思歸寧居民兮能歇披襜褕而虞戈鋌之
侵儲蓋藏而慮輓輸之竭務廣地兮何以棄丁男兮何

辜置亭隧兮何勞利錙銖兮何愚乃有炎漢計臣征和
策士已快意於捷伐遂動心於耘耔謂夫神武所加幕
王庭而若驅豈其聲教所臨不桑田而孔美於是擬滄
海朔方之置比狼居燕然之封期逢迎於一中願常試
乎三農夫以不毛之區冀有秋之獲是其為計也以貪
而成拙以比閭之夫處戒嚴之地是其為計也以吉而
就凶幸天心之厭亂賴主計之從容曰予借侈以高視
今惟封疆之故也苟曰封恬其無恙今何必召茲禍也

於是黯然動色穆然遐思傷心於桂海冰天之日絕意
於征車賦馬之為寧閉關而東西南北自在毋動遠而
要荒綏甸皆離蓋罪已之言即稽之禹湯而不啻其實
知非之念即較之伯玉而不以為遲夫一輪臺也昔何
以開今何以棄顧未獲之他衆圖之惟艱而已成之我
疆置之若遺豈衛霍之勇畧少哀抑昆明之雄心頓異
是知欲無封而不蔽蔽無極而不明彼秦鹿之竟失繫
晚節以俱醒將漢祚之四百非一悔之所營愚謂輪臺

一詔暖若鄒律渙若南薰邊氓挾纊以如豫父老須臾
而願聞是有終之盛節而垂世之至文也因賦其事而
繫之辭曰縣縣西塞漢代張兮始開終置卜興亡兮佳
兵不祥戢之臧兮生財有道無太康兮寧將介鱗易衣
裳兮西域都護廣地荒兮日昃躊躇悔無央兮自是漢
祚厥靈長兮收之桑榆永為芳兮

粵王臺賦

明
黎民表

白露既零玄霜始積草木凋傷山川闐寂感京臺之忘

歸登城陴而中惕慨然增思拊膺太息興國亡王累轍
重迹豈徒咎陶之不祀爽鳩之弗宅而已哉則有強秦
定霸勁越守偏五軍摧而弗利睢祿却而生捐囂死南
海佗據龍川占王氣於東井規閭位於瀛壖於是思華
風陋魑結袞秦餘役徒隸乘黃屋以稱雄改金墉而創
制日不重明世無兩帝思首丘於故墟挫雄心於遊說
循南面之儀講郊宮之禮恢夕室以重模擬郎臺而增
壘堙寶夷山審曲面勢輦道雲連重軒霞起賴壤密石

之工井榦榮楯之麗鉛墀鈎闕之華藻旒雕樂之侈固
已窮殫海陸而炳煥萬里且其躋攀縹緲曠望芊緜橫
捫象郡却頻龍編控以虎頭之阻隍以鮫人之淵送金
樞於窮髮散若木於虞泉淒風而纖埃不起赫暑則紈
簟常指信可以紓煩理滯而樂死忘年徒想其初春始
秋宮車以出佩玉璽於丹符載琁輿及寶瑟靡旃如虹
樹羽若日彈飛繳生掩羣射疾組練赫乎天庭金石殷
乎地室歎塞洽鯤海之封舉醕霑狼獾之秩靈曜旣西

歡燕乃畢目瞋心愉志驕氣溢謂劉項可與並驅曾蕭
曹何足為匹雖虜伏於羈縻終兇決於受繫呂雉啣則
閉關反距代龍興則奉書要質道之污隆惟其順逆施
方三主溘焉遂衰嬰齊入侍嫪女來歸乾侯萌於鸛鵒
驪戎興於龍聚終軍受冠纓而畫策楊僕汎樓船而出
師三關席捲駟介交馳石門為橈槍之壘貪泉為鴈鷺
之池煙焰焚其城郭棟柱鬱其傾欹茫茫畛域戎馬生
之雖有白壁紫貝之珍翠羽明珠之賄雕題黑齒之酋

駱越蒼梧之侶曾何益於摧敗哉嗟乎乘時者先奮守
險者莫當龍洲非表裏之地鸛溟豈百二之鄉卜洛者
處其中入關者搯其吭彼其安於江介夫安取乎久長
然而竊國者百祀稱制者五王豈不以藩籬足以自衛
環責可以爭強使呂嘉悔禍而內屬南武裂地而分疆
安知不與卯金乎競爽而自底於滅亡雖天運之匪忱
亦人謀之不臧諒覆車之當戒奚高臺而怵傷哉迺振
策而去曳屣歌商以舒鬱結之腸歌曰春風起兮春草

生春草歌
今秋露零英雄去
今山川在羅紈盡
今臺沼平
天時有代謝人理易虧
盈林光迄已毀
栢梁行又傾
彼蠻觸之戰鬪
今安能使余思之怛怛

阿房宮賦

唐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
蜀山兀阿房出
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
驪山北構而西折
直走咸陽
二川溶溶流入宮牆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廊腰縵迴
簷牙高啄
各抱地勢
鉤心鬥角
盤盤焉囷囷焉
蜂房水渦
矗不知其幾千萬
落長

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
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
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
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
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
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
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

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
錙玉石金塊珠礫棄擲灑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
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
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
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

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館娃宮賦

唐黃滔

吳王歿地兮吳國蕪城故宮莫問兮故事難名門外已飛其玉弩座中纔委其金觥舞榭歌臺朝為宮而暮為

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想夫桂殿中橫蘭房內

創丹楹刻桷之殊制鈿砌文軒之詭狀如從渤海徙蓬
闕於人間若自瑤池落蕊宮於地上繡柱雲楣飛蛟伏
螭基扃鬱律鈎栒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牕之瑞景
冬曦吳王乃波伍相輦西施珠翠簇來居玉堂而瀕洞
笙簧擁出登綺席以逶迤觸物窮奢含情愈惑欲移楚
峽於雲際擬鑿殷池於檻側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光
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曙色殊不知敵國來攻攢戈耀空

虎怒而拏平雉堞雷訇而擊碎簾櫳甲馬萬蹄卷飛塵
而滅沒瓊樓百尺爆紅燼之冥濛悉由脩袖舞殃朱脣
唱隙瑤階而使作泉壤玉礎而旋成蘚石恨留山鳥啼
百卉之春紅愁寄隴雲鏤四天之暮碧悲夫往日層構
茲辰古壕香逕而同歸寂寂稽山而杳自高高遺堵塵
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已而西日
忽忽東波浩浩松楸而駢作荒隧車馬而輾通長道彼
雕牆峻宇之君宜鑒丘墟於茂草

館娃宮賦

宋王阮

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為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鐘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

任則其一己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邪闕
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蘓公家父並用
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於
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人沮
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
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
何足問獨為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
可愚苧羅之妹適足為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榮楯可

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旣誅始猖
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鱸鱸曲兮棲烏宿
兮嬪嬙脩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
香艸兮響廊笑倚兮玉牀余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
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為
禾黍悉陂池與臺榭條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
聲鐘而拊鼓儼麋鹿之容與瞰僧儀而觀覩駭越壘以
在望奚五戎之閱武松引韻以嗚咽柳顰眉而凝佇山

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
毫釐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憎藥石之不
知志士仁人所為太息於斯焉蓋常反覆於此竊謂種
蠱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為是可恥之勝
哉始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
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悠悠扁舟遂其金壁使之脫鼎中
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

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
既決夫誰納忠可辜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語既
雍然相與歛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

館娃宮賦

有序

宋 范成大

靈巖山寺故館娃宮也余少長遊焉感遺事而賦之
洵西山之南奔兮勢鬱律其巉空若大敵之在前兮忽
踞虎而踰龍半紫崖而砥平訪館娃之故宮是謂逸王
之舊遊有墟國之遺恫焉嗟乎汰哉愎賢胥之忠告巽

陰詬之說說暗養虎之後患縱處女使免脫迨嘗膽之
謀成駭疽囊之潰裂蓋自有以賈禍非天為之孽方其
銜哀茹痛投淚飲血儼拂士於前庭尅三年而報越訖
甘心而一快夫何初志之英發及其見棲於姑蘇遽雌
伏而大壞援宿恩而乞憐或赦圖於臣罪當是之時又
何其憊也避禍福之無門曷今愚而昨賢後千載之嗤
點莫不鍾咎於嬋娟固尤物之移人抑猶有可得而言
蓋嘗觀於若人矣好大而欲速厭常而棄舊狙會稽之

得意謂周鼎其唾手闔齊楚以朶頤睨陳蔡而驤首道
甚遠而疾驅氣已餒而猶鬪外未寧而內憂東略之而
西否阻關河以頓兵撤牆屋而致寇亟歸視其四封蔑
一夫之能守是猶螳螂之慕蟬不知黃雀之議其後也
然以蕞爾之旅衡行四方攻靡堅郭戰無距行事便時
利如經乎無人之鄉惜也未聞大道宜其逸樂而志荒
次有臺池宿有嬪嬙左攜修明右撫夷光粲二人以前
列咸絕世而浩倡嗟浣紗之彼妹乃獨繫於興亡蕩龍

舟之水嬉擷香徑之春芳載夕陽以俱還秉遊燭於夜
長澹金鍾之千石倣酒池於舊商歌吳歆而楚舞薦萬
壽於君王張星河之易翻嘉來日之未央鐔銅壺之鳴
悲爛急烽之森芒慘梧宮之生愁踐桐夢之不祥歛高
陵與深谷委盛麗於蒼茫所謂玉檻銅溝朱簾椒房理
鏡之軒響屨之廊杳煙蕪與露蔓紛日暮之牛羊况捧
心之百媚濯粉之餘妝者哉今則雲雨之巔仙聖是宅
硯沼尊浮琴臺松岬封古蘚於井甃宿暗芳於洞穴木

鯨乳以清厲金磬隱其蕭瑟彼方外之徒龜藏而螭屈
者又安知往古與來今方枯禪而縛律翮鴻影之拂坐
見前山之銜日

咸陽宮賦

宋陳襄

周失王緒秦受天數始皇崛起狼心奮怒六國并吞黑
旗森布分諸侯而立郡縣銷五兵而造鐘鐻混車書一
法度陸訢水慄之所來嚮航琛輦賁之所屯聚於是遷
豪徙富離邦易土擇彼隆隆然制是宮也蓋莫得而殫

言始其擇吉日申舊章坦隆基於四隅鬱華構於中央
分左宗右社之規履正面朝後市之紀綱順陰陽之開
闔倣太紫之圓方由是八九貢之資詔六工之良度材
用之經費旅珍產之非常離婁督繩以分其曲直公輸
削墨以形於短長運雄風於斧斤架文虹於棟梁藻井
燦兮羣葩競芳觚稜聳兮金爵交翔羅玉階兮彤庭儼
峻宇兮雕牆朱紫炳煥下以被其土金壁崢嶸上以飾
其瑞其高也侔列宿於紫宮其大也出冠山之朱堂顯

顥昂昂複道還相上截乎渭川直走於阿房是何蠖濩
相經連繇不止映朱闕之雙立壓金城之百雉被卿竊
以上覆馥天香而特起巍巍乎若高浪之奔架蓬萊而
直上盤盤乎若巨鼇之出戴靈山而遐峙則有千廬傳
呼洞門方軌披廣路之三條列金人之十二上下端直
左右環衛執玉帛者來朝綰銀黃者近侍如雲臺之上
縹組而摩肩臨淄之間成帷而舉袂聞之者倏爾而歎
望之者儼然而畏其間複威盛容殊形詭制鐘鼓喤喤

有二四之列衣裳楚楚有三千之麗珠玉金翠銜其珍
組織文章逞其貴而又植苑囿開沼沚草木蕃廡蔽朱
實之離離魚鳥遨翔漾清流之亶亶朝夕之所娛樂而
不知其晦明寒暑之所隔閼而不知其啟閉既而窮侈
德盡澆風目倦五色耳亡四聰將欲慕神仙之我我脫
天下之洶洶謂上游之迹可以拍肩於洪崖謂積學之
致可以問道於崆峒由是擬丹臺之壯麗造秘宇之穹
崇飛甍舛互連閣交通冥冥乎二百餘里杳不知其所

終然後巡於隴西封於岱宗紀德瑯琊之臺列爵大夫
之松伐湘山於旣仆破胡城於已攻故乃儼彩伏坐瓊
宮建靈旗之五丈排法駕於六龍文武肅儀而在下嬪
嬙肆樂乎其中韻乎鈞天之樂翼乎妙舞之容左穀右
戲兮百品椒漿桂酒兮千鍾喜氣交盛歡聲一同而皆
罄山呼而浹洽祝天壽以厯鴻自以為子孫帝王之業
垂萬世而無窮洎乎時運更迭基局一空弋林鈞渚榛
蕪外玉殿珍臺煨燼中項羽西歸二三世之秦風已蕩

高皇東起四百年之漢德彌隆士有聞而歎曰夫聖皇
之有天下也握乾符御璇極納百姓於醇粹樂羣生於
休息故宮室之作無傷民之利興作之所不勞民之力
軒轅合宮而昭儉唐堯采椽而示質總章合制重華乃
建於宏基卑室興居夏禹遂隆於聖德若乃商受喪乎
瑤臺夏桀殞於瓊室夫差一去遊姑蘓之鹿麋晉武旣
亡生銅駝之荆棘斯皆聖人以節用而興邦愚者以宣
驕而亡國且強秦虎視蒸民宸居華域如建瓴之地無

以極其險隘若秋荼之網無以加其苛刻收大半之賦
歛焚詩書之典則而復開宮禁之宏址毆生民於重役
農者失其耕耨女工廢其組織上天為之震怒四方為
之沮色又安得延茂其邦家而興隆乎社稷嗟乎源之
澄兮流必清木非固兮枝必傾始皇去兮沙丘既平子
嬰滅兮咸陽已并歸赫赫之漢祚兮為帝畿之三成又
何必指東門之界兮柱立石於滄溟者也

宣防宮賦有序

宋劉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旣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
宣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隤林竹兮挺石菑宣防塞
兮萬福來顧盼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
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焱馳一蹕四
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城
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略心解目
覩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沉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

華喧靈鬣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
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
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聞之大川
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
包渾淪與俱遊羌疊疊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盤
礴瀟灑呼洽沕滴蕩然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
遂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轉沛轢洛積為委
輸瀉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

範圍天儀聯絡地脈疏排滌漫錫鑿客窄平野其藝人有安宅化鱗介為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繇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黼脩若馬頰如馬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回脈脈並醜紆餘衍漾繇眇逶遲蚪潛蛟伏波不得興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神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氣弗宣託沟瀆以為貨兮阻歷屣以自藩崇墉連蜷矗以相

售兮巨浸漭汨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
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
垂天之翼橫海之鱗虺隕膠葛曾不得搶榆枋而泛蹄
涔苟苟勃鬱靡所容怒霆擊電剗手歛已脫兔益以桃華
之流駛乎竹箭之馭瀰漫鴻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
程畚鍤汰雞距之防橫鐮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
竹落千縹挾艘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踉馬糗糧齊山徒
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蘓慘於長平之禍

累瑰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
逢今夫呼吸潮汐關竅丘源洲渾浮空灘沮旁穿井乍
甘而撤舍麥未槁而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峯乎層
巔表泰紫之嵯峨陋靈光之巋然長封為局土鍵石鐫
宇如峭函葉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弔枝葉茂而本
撥財之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啟離
宮而落成却兩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
牲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閒意定澹然無營

語未既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遂巡却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八

謹案卷一百七第二十八頁後六行余先君宮師
之友按此序係東坡所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吳靖